

中国艺术元素的欧洲之旅

陈华文

核心提示

《中国风:13世纪—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》从宏观上梳理中国艺术及其思想在欧洲传播的图景,是中国元素影响欧洲艺术潮流的历史呈现,为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与互鉴,提供了难得的文本参考。

中国元素影响欧洲艺术潮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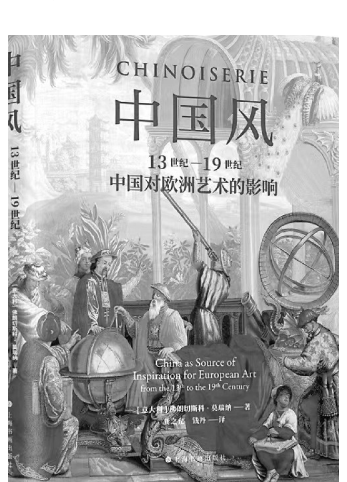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,其文化艺术不仅对东亚地区影响深远,对于遥远欧洲的影响也不可忽略,欧洲大陆上刮过几百年的“中国风”。欧洲人曾经推崇、效仿中国艺术,将中国元素直接运用到与艺术相关的创造活动中。“中国风”在历史上之所以深刻地影响欧洲,这和中国当时强盛的国力有着紧密联系。

《中国风:13世纪—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》(以下简称《中国风》)一书作者弗朗切斯科·莫瑞纳博士,是意大利艺术史学者,长期致力于远东与欧洲跨地域文化交流研究,除了本书之外,还出版相关著作多部。“中国风”(Chinoiserie)是自13世纪晚期开始,就在欧洲出现的一种文化艺术现象。一般认为,马可·波罗在元大都(北京)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见这一事件,是中国风在欧洲兴起的主要标志。而中国风这一学术术语,则在19世纪才得以确定,用来形容受到中国或者宽泛一些的远东文化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。

“中国风”(Chinoiserie)是欧洲特有的文化现象,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。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人印象中,中国是一个遥远、神秘、富裕且充满诗情画意的国度。《中国风》一书分为两部分,第一部分的前两章,主要概括13世纪末到17世纪,中国风在欧洲的诞生和早期传播。第二部分集中阐述了17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,中国风在欧洲盛行的场景,并且按照欧洲的历史与地域,分别介绍中国风对欧洲多个国家地区的影响。书中讲到,中国风对于欧洲的丝绸、陶瓷、园林建筑、绘画、出版等各个领域,其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,这在各种文献和实物中,充分得到了印证。

丝绸之路打开中国陶瓷之旅

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和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,也正是通过这条要道,中国的丝绸、陶瓷以及各种工艺品传到了欧洲。丝绸和陶瓷的做工之精致、纹样之精美,让欧洲的上流社会羡慕不已。14世纪意大利卢卡地区的丝绸织品,就出现了凤凰的图案。众所周知,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吉祥鸟儿,代表尊贵和权力。而凤凰在当时的意大利,显然没有这样的文化寓意,他们仅从视觉欣赏的角度认为,这种鸟十分好看,故在丝绸织品生产中,广泛采用了凤凰的图案。当时不仅是意大利,其实在整个欧洲,对于中国艺术的认知,想象的成分居多,可认知是零碎的,有时也是荒诞的。这不难理解,当时中国和欧洲尽管有商贸交流,但来过中国的欧洲人毕竟只是少数。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,从感性到理性,从局部到整体,从模糊到清晰,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之旅。



陶瓷,是古代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艺术“大餐”。和中国丝绸一样,陶瓷也深受欧洲人的喜爱。欧洲人不仅效仿中国陶瓷的制作工艺,在陶瓷外观设计和图案方面,中国元素也显而易见。16世纪的欧洲,意大利的陶瓷制作工艺已经走向成熟,1515年至1530年威尼斯生产的陶瓷,就采用了青花纹样。不仅如此,在意大利著名画家贝利尼的油画《诸神之宴》中,神仙们使用的器皿就是中国瓷器,且瓷器上是显眼的青花纹样。同样在16世纪,“美第奇瓷器”朝圣者双系钮壶上,不仅是中国风青花纹样,还有松树、仙鹤、山石,而这些都是中国文人热衷描绘的对象,此外,绘制技法很显然也来自中国文人画之灵感。

在葡萄牙,16世纪至17世纪生产陶瓷时,陶艺师们用白色锡釉为底,绘蓝色珐琅,也效仿中国青花瓷纹样,图案中有草木、石头、人物,满满的中国风。荷兰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早期,加工生产的中国榫榫瓶、瓷盘等等,图案虽然升格为彩色,但图案表现的内容,依然是中国的龙、竹、水牛等等。可以这么讲,欧洲13世纪至19世纪的陶瓷艺术,中国元

素直接又直观,从制造工艺到设计与图案绘制,和中国本土的陶瓷近乎“撞车”。中国陶瓷艺术之所以受到欧洲如此强烈的认可和喜爱,这表明当时中国制造和艺术水准,是领先于世界的。

园林绘画掀开中式生活想象

园林建筑是中国艺术的又一大特色,中国园林建筑对于整个欧洲园林建筑的发展,影响至深至远。可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欧洲诸多中式园林建筑,受到战争、气候和城市扩建等影响,很多都不复存在。从现存的中式园林建筑来看,欧洲上至达官显贵、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其推崇备至。在英国,中式园林建筑颇为流行,其中最早的中式园林建筑修建于1738年。这座园林建筑,坐落在树林之中,有天人合一的意味,该园林建筑墙面上的图案以及窗户的风格,和中国园林建筑如出一辙。

英国人不仅效仿修建中国园林建筑,还对中式园林有很多规划和预想,其中《邱园中的建设设计》一书的版画插图中,规划中的园林建设就有中国的尖顶多层宝塔。对于中国多层宝塔的描绘,多次出现在欧洲出版的各种书籍中。再如《法国博内勒的中国园林》一书中,不仅绘制了中国园林规划的平面图,还对园林进行细节“复盘”,亭台、假山、河流、小桥、小船的描绘极为生动。欧洲现存的中式园林建筑中,德国皮尔尼茨城堡花园中的中式宫殿、波茨坦无忧宫中的中国茶室,瑞典卓宁霍姆宫中的中国宫,俄罗斯皇村中的中国桥梁、吱吱咯咯塔等,从建筑外观到室内装饰,中国艺术元素极为强烈,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。

13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,不仅器物方面的中国元素凸显,对

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再现,在各类美术作品中均可看到。如本书的封面图,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生活的遥想。这幅画是法国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生产的挂毯“中国皇帝”系列作品中的一幅。这幅作品中,尊贵的皇帝和欧洲远道而来的客人,以地球仪为中心,探讨天文地理之妙,人物的背景是中国的宝塔和楼阁。法国画家华托的木板油画《中国风场景画》,构图借用中国画的长卷形式、散点透视,人物中的面孔尽管以欧洲人为主,可不乏中国的孩童和老人。再如法国画家布歇为皇家挂毯厂创作的彩色画稿《中国皇帝君临》《中国集市》《中国园林》,画面都是欧洲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想象性描绘。

18世纪意大利对中国故事的绘画表现,则显得更有中国范儿。艺术家马萨在木板上画的作品,描绘手法是中国线描,人物也完全是中国人的形态和面庞。画面上,中国贵妇人和孩童,在户外的河边游玩,中国独有的亭台和桌椅板凳,画得栩栩如生。在意大利维希家族的城堡中,现存的对木板上,竖式的六幅彩色画稿,从画面构图到人物的生活场景,充溢着中国元素。若不细看,还以为这些作品出自中国画家之手。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:进入18世纪之后,欧洲和中国的交往增多,对中国的了解也更为深入。欧洲人在绘画创作中,对中国风的表现也更为精准和生动。

13世纪至19世纪中国风刮过欧洲,对欧洲艺术从造型技法到思想取向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,中国风刮过欧洲是一个复杂的、漫长的过程。《中国风》一书梳理中国风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,其脉络整体上是清晰的,但对中国风在欧洲传播的成因分析,还显得单薄些。

马凌

作者的识见、才情与胸襟才是根底。我在“食话”方面胃口颇佳,从袁枚开始,经历梁实秋、邓云乡、汪曾祺,最后一头撞上唐鲁孙的《中国吃》。唐老爷子真棒,眼界真广,笔力真健,也爱吃,也穷吃,这还都不是我最敬佩的,我最敬佩的是他超常的记性。就算他祖父是兵部侍郎、伊犁将军,外祖父官至河南巡抚、浙闽总督,但他出生时已是1908年,他依然对宫里的规矩、宫外的风俗如此熟悉。

看杂书就是有这个好处,彼处埋下的疑问,无巧不巧,会在另外的地方寻得答案。日前读黄裳《来燕榭集外文钞》,言及他记得清光绪年间(1888年)石印小册子《北上备览》,“盖当日都门

导游之类书籍也”,其中对吃馆子加以

指导,如“小儿胡同有烤肉馆,虽仅一间门面,而达官贵人、摩登少女,多就案前长板凳,跷一腿立于凳上食之。门外排队而候之者,如长蛇阵。冬晨雪霏,此一幅‘吃肉图’,亦大可观。”以下并言中厨白肉,臣下自备小刀子切割,大家嫌没有滋味自备“酱油纸”等,均似曾相识——在唐鲁孙作品中见过。想来,老爷子貌似信手拈出、便尔见笔,实际上却是言之有据,故纸堆里翻出花来。

纸上谈吃,菜牌、碗碟、掌故、烤肉子诸如此类,难免从纸上到纸上发生飘移,就把这种“互文性”当成“文化”好了。所谓中华饮食文化,我诚心诚意地认为,有厨子的一半,更有文人的一半。

纸上谈吃 醇醇有味

一段有趣的思维挑战游戏

胡正坤

鲁迅在《野草》集里写道:“游戏是儿童最合法的行为,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”其实,聪明的孩子是玩出来的。出生于19世纪的荷兰学者约翰·赫伊津哈在《游戏的人: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》(以下简称《游戏的人》)中已经告诉读者:文化以游戏形式产生,即一开始就是在玩儿游戏。他甚至直接说:最初阶段的文明就是“玩”出来的。

《游戏的人》这本书从本质上反观游戏,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:语言、法律、战争、知识、诗歌、戏剧、哲学、艺术、教育中,赫伊津哈一一考辨出游戏的作用,强调了“文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游戏的烙印,带有游戏的性质。”

文化

游戏的开始是玩游戏

在科技发展到元宇宙的今天,赫伊津哈在上个世纪就已经预见到游戏对世界发展的重大推动力。他认为,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。比如,人类独创的语言,每个比喻都是文字游戏。人类通过对生活的表述,创造了另一个与自然界共存的诗意世界。再比如,戏剧本身就是玩游戏,游戏能把参与者带进另一个世界。游戏还有更本质的特征,即“只是在假装”的意识。它起先向我们展现的方式:一首间奏,一段我们日常生活的幕间表演……渐渐,游

戏成了必需品,促进了文化,竟然成了文化。

作为19世纪后期的欧洲学者,赫伊津哈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,是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、历史学家,他经历过一战的痛苦,又在1942年被德国占领当局囚禁。战争创伤让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,这些经历影响着他的思索与写作。《游戏的人》1938年问世,成为他的代表作,1944年他完成的英译本出版,1945年荷兰解放前夕赫伊津哈病逝。

赫伊津哈坚信,文明是在游戏中作为游戏产生发展起来的。也许他早已预测到,在他离开后的半个世纪,游戏以更加纷

繁复杂的形式、突飞猛进的势头风靡在这个世界上。正像他在书中写道:“无论何时,哪怕文明再发达,游戏‘本能’也会全力重新强化自己,让人如痴如醉。”

因此,可以说:最初阶段的文明是玩儿出来的。“没有游戏要素,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”。

游戏带来了一种社交冲动

作为知识量储备超大的语言学家,赫伊津哈经常旁征博引各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,读者常会感觉信息量密集,甚至生涩难懂。但只要适应了语境,熟悉了作者的论证方式,本书还是非常好看的,而且书中不乏幽默机巧的语句,看进去

后,你忍不住对作者机敏的论证发出赞赏的微笑,仿佛一起经历了一段好玩儿的文字游戏。

“诗歌最初能创造文化,它从游戏中产生,并且生来就是游戏。”作者认为,人类写诗是因为感到需要群体游戏。柏拉图认为,创造就是游戏,而且悲剧和喜剧都源于游戏。雅典喜剧是从酒神节不羁的狂欢中产生出来的。悲剧最早就是神圣游戏或表演仪式。

哲学家天生好辩,而辩论与竞赛又不可分离。游戏或竞赛的本质是一种社交冲动,比文化本身还古老,而且就像真正的酵母,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仪式、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哲学、战争规则、生活习俗都是在游戏模式中发展出来的。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,赫伊津哈一一考辨出游戏的作用,强调了“文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游戏的烙印,带有游戏的性质”——即文化是游戏的,而游戏又不完全是文化的。尽管赫伊津哈写的并不是电子游戏而是更广义的游戏,但他对游戏本质的定义和探讨,是每一个研究游戏的人都无法绕过的里程碑。

对文化史有兴趣的读者,和立志想掀开“游戏”面纱的读者,翻开《游戏的人》不妨是一段有趣又有些难度的“思维挑战旅程”。

带上你的好奇心,出发吧。

■聊书

细品传统节俗里的诗性美学

李海卉

细品一下,传统节俗里蕴藏着许多有趣的中式美学。比如,某个节俗的顿数多,吃前准备隆重,这个节就是大节。春节大,吃的顿数也最多。中秋节一天要吃三顿过节饭,而且提前就开始买月饼、准备过节食品,所以单从吃的方面说,中秋节就是个大节。据史料记载,宋代给公职人员一天中秋假,在这一天,亲友团聚、赏月、吃月饼、互送礼品、庆丰收、游戏娱乐等,在瑰丽神话的烘托下,中秋备受珍宠。

民俗学家黄涛温先民真实的生活图景,剖析中秋的起源、流变与现状,打捞历史时光里专属于中秋的诗性。

一直以来,中秋赏月已经成为一种节俗活动。作者通过考证古籍梳理出,在汉代,月亮崇拜基本为皇家垄断,很少见到普通民众拜月的记载。而唐人赏月的爱好使得中秋赏月风行,渐渐演变为一种独属于中秋的风俗。《唐虞诗》中,八月十五赏月诗共111首,出自65位诗人之手。如杜甫《八月十五夜月》、韩愈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》、刘禹锡《八月十五日夜玩月》、张祜《中秋月》等。

八月十五夜“举头望明月”“千里共婵娟”这样大张旗鼓地“赏月”也是逐步形成的。作者考证,唐朝初年主要是官员、文人家庭开始风行在八月十五夜赏月、赋诗、饮酒、游戏等,一般人家还没有如此雅兴;但到了中唐时期,赏月聚会的风尚影响到整个社会,寻常百姓家庭也开始在这一天聚会、宴饮等;到晚唐,中秋节已成为全社会的节日。

宋代的中秋更是热闹非凡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“中秋”条记载,中秋节各酒店都卖新酒,蟹正肥,石榴、梨、枣、栗子、葡萄等果品新鲜上市。中秋之夜,人们都争相到酒楼占好位置以赏月。中秋这天人们中午痛饮美酒,晚上通宵赏月游玩。中秋节活动已从唐代的夜晚宴饮赏月,发展到宋代的全天过节,而且是全民狂欢。

《中秋》一书封面设计特别选用清院本《十二月令图轴·八月》,描绘的就是中秋的节俗之美,画中古人把酒邀月,良辰美景,千古依然。

解开关于“睡眠”的进化谜团

李海卉

睡觉还是不睡觉,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们为什么要睡觉?为什么一共仅3万多年的生命,要让1万多天处于近乎昏迷的状态?不睡觉不行吗?带着这样的困惑,我翻开这本专门研究“睡眠问题”的书,试图解开这个生物进化路上的谜团。

马修·沃克在这本《我们为什么要睡觉?》里运用大量数据和事实,告诉读者一件事:要使大脑和身体健康恢复到最佳状态,我们唯一能做的也是最有效的事,就是睡觉。睡觉,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佳对抗死亡的方法,而缺乏睡眠是一种缓慢的自我安乐死。

老化、肥胖、慢性痛、抑郁症、癌症、猝死……每一个失眠之夜都暗藏着健康危机,只要一个晚上睡眠低于6小时时,体内专门对付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%,罹患癌症的风险将增加一倍以上。然而,睡眠不足,已经成为几个世纪以来的一种流行病。

睡眠这个看上去“愚蠢”的生物现象,却又是极其有趣的。马修·沃克在书中给出了决定睡眠质量的两个因素:昼夜节律和睡眠压力。他告诉我们,一些人所谓早睡早起的“好习惯”和“夜猫子”的“坏习惯”,并非他本人的“自律”或“放纵”,都是基因搞的鬼。如果说“昨晚没睡好,尽做梦了!”本书颠覆性地告诉你,良好的睡眠离不开做梦!做个好梦可以修复情绪,提高社交能力,梦是治愈痛苦的良药。

那么,如何获得一夜好眠呢?在书的最后,作者梳理了12条健康睡眠方案:1.坚持固定的睡眠时间;2.锻炼很受益,但不要一天中太晚的时间进行;3.避免咖啡因和尼古丁的摄入……6.尽量避免使用会延迟或破坏睡眠的药物;7.下午3点以后不要午睡……12.醒着时不要躺在床上。

其实,大多数关于睡眠的21世纪“新”发现,在1611年,莎士比亚就已经宣告过了,他在《麦克白》里写下,睡眠是伟大造化最丰盛的菜肴,人生筵席上主要的滋补品。我不得不假装爱上睡眠。

